

第一章 一覺起來不一樣

寒風呼嘯，外面白茫茫的一片，映著屋裡也有了亮光。屋裡沒有地龍，沒燒炭盆，連燭火也沒有，冷得令人受不了。

榻上一床薄薄的錦被，旁邊坐著個女人，連大氅都沒有，卻也不曉得扯過錦被來蓋著自己。風吹著窗櫺噠噠響，也時不時吹著女人的衣裳。

女人的目光空洞，若不是偶爾眨一下眼，讓人不禁懷疑她是不是已經沒了氣息。門吱呀一聲被推開，一個婆子快速燃起燭火，有人抬來一個炭盆，盆裡的銀炭量足，炭火很快便熏得屋裡有了暖和氣息。

但女人彷彿無知覺般依舊坐在榻上，沒有動靜。

跟著婆子進來一個妖嬈婦人，慢慢走到榻前，盯著床上的女人看了一會兒，突地發出一陣笑，這笑聲迴蕩在簡陋的房間裡，更顯得陰森可怖。

榻上的女人抬起頭看她，眼中蹦出的恨意幾乎要化為尖刀，刺入婦人胸膛。

婦人笑得更開心，略略彎腰，與女人的目光平視，「施凝安，妳也有今天啊！」

施凝安便是榻上那被絕望籠罩全身的女人，她啞著嗓子，「施清梅，妳奪了我的家，奪了我的夫君，現下，妳還想怎麼樣？」

施清梅哈哈大笑起來，伸手指住施凝安的下巴將她按在榻上，惡狠狠的說：「我想扒妳的皮，抽妳的筋，喝妳的血……施凝安，從妳回來京城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恨死了妳。妳占了我的魏郎十年，我恨了妳十年！」

施凝安彷彿感覺不到痛楚，露出輕蔑的眼神道：「如今，妳已經是魏夫人了。」

施清梅鬆了手，「不錯，妳說得不錯，我已經是魏夫人了，該我的一樣也跑不了，施家的長女，魏家夫人，都是我的。而妳施凝安，與榮家那群人一樣，將遭受世世萬代的唾罵！」

她拍了拍手，便有人抱了個盒子過來，在施凝安面前打開。

盒子裡面是一顆幼童的頭顱，即使那頭顱雙目緊閉，依舊能看出他生前遭受了什麼樣非人的折磨。

施凝安瞪大眼，一下子從榻上跌下地，她爬到盒子邊，想伸手去撫摸幼童的頭髮，顫抖的手到了面前，又退縮回去。

她抬起頭，惡狠狠的看著施清梅，「施清梅，妳不得好死！」

施清梅絲毫不在意她的辱罵，許是盒子裡的血腥氣熏人，她掏出帕子掩了掩鼻，「施凝安，妳以為妳能騙得了魏郎？拿榮家的禍害當魏家的孩子，哈哈哈！這孩子當了魏家兩年的嫡長子，但是施凝安，妳知不知道，在妳還沒嫁入魏家的時候，父親就讓我娘在妳的藥裡下了絕嗣藥，妳這輩子都不可能有孩子的。」

施凝安徬徨癱坐在地，三年前外祖榮家犯事，她為了保住榮家血脈，假裝有孕，將大表嫂誕下的孩兒抱到自己膝下撫養。她以為瞞天過海，沒想到魏家施家早有防範。

半個月前，榮家被舉家抄斬，她心裡不安，便藉口身子不適，帶著兩歲的鄧兒躲到郊外。

只是沒想到，原來早在她才回京的時候，就已經註定了一輩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

孩子。

她抬頭啞聲道：「他還是個不知事的幼童……妳何其殘忍！施清梅，妳與魏宏邈狼心狗肺，施家與魏家，都是靠著榮家才有如今的天地，你們……施清梅，我便是做鬼，也不會放過你們的！」

施清梅一腳將她踹翻，眼見著她嘴裡湧出鮮血，快意的笑起來，「妳想做鬼？沒那麼容易，施凝安，我要慢慢折磨妳，叫妳生不如死！」

她站起身往外走，婆子們立刻將屋裡的炭火全抬起來，跟著一起撤走。

施清梅走到門口，突然回頭，「忘了跟妳說，施凝安，妳的好表哥榮綏逃獄之時被魏郎當街斬殺。魏郎也說了，妳身上流有榮家的血，魏家容不得妳。當然魏家的族譜上，魏夫人一直是施家女，這一點是不會變的，而魏家嫡長子也沒變，只是名字從魏郅改成了魏傲。我才是魏夫人，我的兒子才是魏家的嫡長子，而妳，今日起便如過眼雲煙，連魏家的族譜上都不會有妳，哈哈哈！」

施凝安似沒聽到，待她們全都出去，她伸手將盒子中的頭顱捧在懷中，摸出榻上藏著的銀簪，一下子刺入自己的脖頸之中。

「郅兒，若有來生，我們做一對真正的母子吧……」

施凝安睜開眼的時候，還有些茫然。她得救了嗎？明明那銀簪刺入了脖頸，她一絲後路也沒有留下，可這會兒，她竟然連一點痛楚都沒有。

還是說，她已經死了？

施凝安四下看看，黑黝黝的四周，模模糊糊有傢俱的影子，看不真切。戲本子裡頭升了天，都是如同白畫一般才是，這裡卻不像。

大概是下了地獄吧，施凝安吸了口氣，地獄就地獄，縱觀她活的這一世，覺得自己坦坦蕩蕩，卻也不是沒做過虧心事，榮家，就是她最虧心的地方。

哪怕一直以來，奸佞的榮家被她所不齒。如果讓她熬過十八層地獄，去換得榮家來世的安康，她願意。

也許是施凝安的動靜大了些，有個模糊的影子過來，燃起桌上的燭臺，三支蠟燭將小小的臥房點亮。

施凝安詫異出聲，「祿兒？」

「欸。」祿兒麻利的過來，伸手扶起施凝安，將她背上的汗巾子抽出來，又重新塞了一塊進去，「姑娘又夢魘了？」

施凝安還在發愣，祿兒是她從小的貼身丫鬟，嫁給魏宏邈之後，配給了魏宏邈身邊的隨從，後來得了重病暴斃而亡。

她臨死前才想明白，祿兒絕不是得病死的，是魏宏邈不想讓她身邊有忠心的人，故意弄死的。

祿兒怎麼在這裡？而且瞧祿兒的模樣，分明還是個少女。

施凝安下意識伸手去摸自己的脖子，光滑水潤，沒有一絲受傷的痕跡。她舉起手認認真真地看著，少女的手上帶著一層薄繭，分明是她在南陵時跟著姑祖母織布繡花留下的繭子。後來她到了京城，養尊處優，尤為注重保養，手上的繭子全褪

去，該是嫩生生的才對啊！

祿兒倒了水餵她喝，帶著埋怨說道：「姑娘這都病了幾日，張嬤嬤還要緊催姑娘出行，一拖二拖的，若是拖出什麼大問題來，要如何是好？」

施凝安發呆。張嬤嬤？出行？

祿兒又服侍施凝安躺好，自去抱了褥子進來打了地鋪，「姑娘，別怪我多話呀，您是主子，張嬤嬤是僕從，可什麼事兒怎麼全是她做主？半分都不聽您的意思？她分明就是要拿捏您，姑娘可莫要被她表面的示好給騙了。」

施凝安依稀記得，祿兒說過這樣的話。但那時候，她只以為祿兒嫌張嬤嬤囉嗦，便沒有在意。

祿兒又加了句，「尊卑有別，曾家的下人，哪一個敢輕慢主子？怎麼施家這樣的門楣，這點道理都不懂嗎？」

許是怕自家姑娘不高興，祿兒到底是住了嘴，鑽進被子裡睡了。

施凝安卻久久睡不著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她這是回到從前了嗎？所以，那一切都還未發生對嗎？

榮家還沒有被抄家，榮綏也沒有在逃亡的路上被殺，一起都來得及。

施凝安不動聲色，強迫自己睡去。她還不知道，自己是重生到什麼時候，但既然她重生了，就能知道很多先機。

比如她最愧對的榮家，榮家如今仍是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國公府，還沒變成那個朝堂上和百姓口中，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噴其骨的奸佞之臣。

她還有機會。

至於魏宏邈與施清梅，前世她那樣相信他們，一個是愛人，一個是親人，也就是這對愛人親人，給了她最致命的打擊。如今有了防備之心，她當然不會蠢得再去相信這對人渣。

第二日一早，施凝安醒來，神清氣爽。

連祿兒都一臉歡喜，「哎呀，瞧著姑娘臉色不似前些天那樣差了。」

恰逢張嬤嬤打著哈欠走進來，聽了這句話，冷哼了聲，「奴婢就說了，又不是什麼大毛病，哪需要停下來歇歇？若是耽擱了路程，可就不好了。」

原來還在回京城的路上，施凝安還不曾見著父親、後母以及繼姊施清梅呢。

她記得前世的途中，也是生了一場大病，但張嬤嬤執意不肯停下來請大夫，因曾家是藥香世家，施凝安雖然沒學得幾分，但自己慢慢調理，也還是成的。

只不過苦於趕路疲累，又無處熬製藥材，一來二去，費了許多精力，到底還是傷了根基。那時她還以為，前世成婚十年不能有孕是與這場病有關，想想前世的她真是愚蠢。

祿兒是敢怒不敢言，只悶悶不樂，取了篦子過來替施凝安梳髮。

張嬤嬤嘟囔了句，「趕快些，時辰不早了，若是行得快，正午就能回京城。」

施凝安將手上把玩的釵環擱在梳妝檯上，突地叫了聲，「張嬤嬤。」

張嬤嬤愣怔片刻，問：「小姐有何事？」

施凝安揚手，示意祿兒停下來。「張嬪嬪來自京城，想必對京城時興的樣式很熟悉。祿兒粗手笨腳，也做不好活計，這梳頭妝點的事情，就由張嬪嬪來做吧。」張嬪嬪睜大眼睛，一般千金身邊的嬪嬪，行的是教養的責任，自是不必幹活。像梳頭妝點，向來是貼身丫鬟的事務。可現下，眼前的小姐竟然喊她來做小丫鬟的活計？

施凝安面色平靜地看著她，「怎麼，張嬪嬪到我身邊不是來伺候我的？連這點事都不肯做了？」

張嬪嬪臉色不好看，勉強解釋著，「不是，還有好多事情沒準備，奴婢……」

「那就等等再準備，先過來替我梳妝。我將將病好，人還有點不舒坦，便晚些時候再出行吧。」

張嬪嬪只能走到施凝安身邊，接過梳子，心不甘情不願的替施凝安梳起頭來。她這般近距離看著這位小姐，一顆心竟怦怦跳起來。這般好看的人兒，若是打扮起來，怕是比大小姐還要好看呢。

不行，不能這樣！張嬪嬪警醒起來，夫人讓她來接小姐，就是為了好好約束小姐，不能讓她太出彩，也不能讓她太聰明。

明明之前都好好的，小姐那麼相信她，怎麼才過了一個晚上，小姐彷彿變了個人般，臉上透著一絲超然，目光如同古井無波，還帶著一絲滄桑之感？

張嬪嬪搖搖頭，覺得自己魔怔了。

也就這麼會兒功夫，張嬪嬪手一抖，用力了些，拔下一根頭髮，施凝安疼得皺起眉頭，不悅的抬眼，從銅鏡裡看向張嬪嬪。

張嬪嬪呆住了，連忙道歉，「小姐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粗手笨腳。」施凝安斥了句，「父親府裡伺候的僕婦就是這般當差的？罷了，祿兒，還是妳來吧。」

張嬪嬪委屈的把梳子遞給祿兒，心有不甘的盯著施凝安。她只是不小心，哪裡就粗手笨腳了？

施凝安不動聲色，這樣的婆子，自己不需要費多少力氣就能打壓住。前世的她不懂，但好歹在京城待了十多年，早不是當初那個剛離開南陵的少女了。

不過，祿兒還是那個年少的小丫頭，她生怕張嬪嬪生氣，麻利的給姑娘妝扮妥當，便殷殷切切扶著姑娘往外走。

張嬪嬪這會兒才慌慌張張去喊人準備早膳，又去叮囑車馬。

施凝安眼皮子抬也沒抬一下，沉穩地道：「從前妳在夫人跟前伺候，那是從前，往後既然到了我跟前，便要守我的規矩，這般慌張姿態，莫要讓我看見第二回。」張嬪嬪滯了滯，小心翼翼的應聲，「是。」

祿兒還有些不懂，怎麼才一會兒功夫，張嬪嬪似乎就不一樣了？不對，不一樣的不是張嬪嬪，是自家姑娘。

張嬪嬪去備車的時候，也很有些懊惱，不過只是個小丫頭片子，自己怎麼會被她的氣勢壓住了？不行不行，一會兒定得想法子扭轉情勢，免得這小丫頭不知天高地厚地回到京城。

待用過早膳，施凝安上車便靠著車壁閉目養神，也沒像前幾日那樣，忍著不舒服硬是聆聽張嬤嬤的訓話。

張嬤嬤尋了幾次機會想要主動開口，到底還是放棄了。

施凝安也沒有歇很久，車窗外陽光不錯，從車簾縫隙裡灑進來，影影綽綽，光影時不時照在施凝安臉上，將她給照醒了。

她睜開眼，似恍惚了會兒，很快又回過神，她伸手挑開車簾往外看了看，春色正好，旁邊的小樹林林蔭密布，路邊還有迎春花開得正盛，翠綠的葉子與嫩黃的花兒相得益彰。

如果花枝有工匠修剪整齊的話，會更賞心悅目。

施凝安心裡想著，便揚手喊了聲，「停車。」

張嬤嬤面露不滿，心中卻是竊喜，她總算找著機會，可以對小姐好生說教一通了。

她連忙將要起身的施凝安按在座位上，「小姐，這行路途中，為何要貿貿然下車？京城的千金小姐，哪一個不是金尊玉貴，嬌養在府裡的？小姐此舉……」

施凝安淡淡的看著她，也不言語，無形的壓力就叫張嬤嬤的聲音漸漸變小，最後說不出話來。

「我不是京城裡嬌養的千金。」

撂下這麼一句，施凝安伸出手推開門簾，少女指尖潔白，上頭有一層薄薄的繭子。

她不需要人扶，逕自下了車。

祿兒猶豫片刻，連忙跟著下車。

路旁除了迎春花，還有山茶和月季開得正旺，奩紫嫣紅甚是好看。

祿兒跟在姑娘後頭，歪著腦袋心想，姑娘病了這一場，性子是發冷淡了。之前張嬤嬤說什麼她都聽，如今竟是理也不理會。

不過那是對旁人，姑娘對她還是一如既往的好呢。

她心性單純，蹦蹦跳跳，去路邊摘了一朵粉紅的月季，簪在姑娘頭上，歡喜的撫掌，「姑娘真好看，姑娘是我見過最好看的人兒。」

跟在後頭的張嬤嬤深以為然，旋即又趕緊搖頭，心中警鈴大作，最美的姑娘，明明是京城裡的大小姐，那才是國色天香，色藝雙絕的美人兒。眼前的小姐，只是皮相略微好些，根本算不得好看。

這樣想著，她便冷嗤一聲，「沒見過世面，京城裡好看的小姐多著呢，譬如府內的大小姐，便是萬中無一，被人稱為京城第一才女。」

祿兒不服氣的鼓了鼓腮幫子，但是張嬤嬤很凶，她不敢招惹，只能暗自腹誹著。

施凝安抬起頭問：「大小姐是誰？」

張嬤嬤一愣，下意識回答，「便是施清梅小姐，您該喊一聲姊姊。奴婢先前與您說過她……」

施凝安點點頭，「哦，我是家中嫡長女，施清梅不過是表親，我還以為你們會喊她表小姐。是以一時半會兒未曾想起來。」

張嬤嬤不大高興，「她是夫人的女兒，老爺也說了，便如親生女兒無異。」

「那也是表小姐，畢竟不是親生的，不是嗎？」

施凝安不容置疑的瞅著她。

張嬤嬤低下頭，不再爭辯。

施凝安便往前走了幾步，林子裡都是些不出名的野花，許是被密林遮擋，倒是沒有特別好看的。

她尋了顆大石坐了，又示意祿兒與她坐在一處，便抬頭問張嬤嬤，「給我說說施清梅吧。」

張嬤嬤心裡更不愉快，連祿兒都坐著，卻要她這個掌事嬤嬤站在一旁，有些不像樣。她想要斥責，開了口，還是乖乖的回答。

「女兒家容貌是次等的，最要緊的還是才學見識。大小姐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學識文采又是一流，自然當得起第一才女的稱號。至於容貌，大小姐也是絲毫不遜於人的。小姐回了府，可得好好與大小姐學一學啊。」

施凝安微笑，「與她學？學什麼？」

前世所有人都跟她說，施清梅是怎樣的端莊大方，不是她這個鄉野裡頭長大的能比擬的，她該向施清梅學習。於是，她萬般努力，就是為了讓自己能像施清梅一樣，被人吹捧，花了那樣大的力氣，最後呢？

不過是為他人作嫁罷了。

張嬤嬤愣住了，自然是學大小姐的言行舉止啊。

施凝安神情淡淡的，「她生在京城，我長在南陵，她有她的習性，我有我的生活方式，為什麼要學她？」

張嬤嬤拉長臉，「可是您馬上就要到京城了。」

施凝安問：「我到了京城，便不是南陵長大的了嗎？」

張嬤嬤啞口無言。

施凝安站起身，「行了，回吧。」

張嬤嬤不服氣，上前一步又說：「小姐，您是未曾見過京城的女兒家，大小姐又是其中之最，等閒人家的女兒，誰不想要學她一分半分的？」

施凝安站定回過頭，臉色冷了下來，「嬤嬤的意思是，我是等閒人家的女兒？」

張嬤嬤才察覺自己說錯了話，連忙搖頭，「奴婢是說……」

施凝安卻不待她答話，「還是說，嬤嬤覺得姑祖母的教養太過遜色？」她轉過身淡淡地說：「這是在路上，也不好罰，便攢下來，等回府了再領罰吧。」

張嬤嬤呆愣住，不敢置信的問著，「小姐要罰奴婢？奴婢從前可是夫人身邊的嬤嬤，被老爺指派過來的。」

施凝安眉頭蹙起，「妳的意思是，妳犯了錯，我還罰不得妳？」

張嬤嬤不敢作聲，怎麼說小姐是主子，她是僕從，哪裡有主子罰不得僕從的。但她身為小姐的教養嬤嬤，小姐當著丫鬟護衛的面就這麼訓斥她，是不是太過分了些？

她全然沒想到，這一路行來，她當著所有人的面對著主子不敬，才是真正的過分。

「罷了，既然罰不得，回府妳便自己領命回夫人那裡去吧。」

張嬤嬤聽了這下才急了，連忙跪下請罪，「小姐勿怪，都是奴婢僭越，奴婢冒犯

了小姐，還請小姐恕罪。」

施凝安眉頭緩了幾分，「行了，念妳是初犯，回去領罰便算了。」

張嬤嬤內心不平，若不是怕夫人責備，她為何要受這鄉野土妞的鳥氣？可當下，她無論如何也只得忍下來。

施凝安已經走到車前，車夫趕緊搬下小凳，預備讓祿兒扶著小姐上車。

正在這時，林子裡頭傳來嘈雜的尖叫聲，很快，便見著一個身穿粉衣的姑娘，一邊尖叫著一邊跑過來。

她頭上髮髻散亂，披頭散髮，衣襟也都散開了，衣襠處不是髒汙泥土，便是掛了樹葉枯枝。

許是見著這裡有人，粉衣姑娘眼光一閃，一撲，就撲到在施凝安腳邊，抱住她的腿哭天搶地的喊起來。

「恩人救命，恩人，求求您救救我吧。」

施凝安一抬頭，便見著五個大漢，手持大刀，凶狠的站在林子邊，虎視眈眈地看著他們這一群人。

饒是施凝安重活一世，也從未見過這樣的陣仗，不由得害怕的往後縮去。

第二章 再見仇人們

見到這種情況，張嬤嬤下意識便要大聲呼喊，這裡是官道，來往的人不少，而且如今太平盛世，劫匪這樣的事情，不該出現在這裡啊。

只是呼喊的話語剛要出口，張嬤嬤又閉上嘴。

小姐今日表現得著實不好，太過狂妄自大了，若是不給小姐一點教訓，實在難解她心頭之恨。

且等著吧，接著時辰，不一會兒這裡就有官兵巡視，不必擔心。她要看著小姐與地上那個姑娘一樣，嚇得屁滾尿流。

不過，張嬤嬤小看了那群匪徒，旁邊一個胖胖的匪徒上前來就抓住張嬤嬤，拿起刀就要砍去。

張嬤嬤嚇得魂不守舍，連聲告饒，「大爺饒命，大爺饒命啊。」

前世沒有這件事，那時的施凝安一直乖乖待在車裡，早早的回了京城，沒想到今生她稍做出不同選擇，竟出現這樣的變故。

地上的姑娘抱著施凝安的腿不放手，這是她最後的救命稻草了，「恩人，我是茂名趙家女趙依依，只要恩人肯救我一命，家中祖父與父親，定會有厚禮相贈。」施凝安眉頭微蹙，茂名趙家是皇商，雖說是商戶，但凡是帶了個皇字，便顯得格外高貴些，因此在貴人面前，略能有一兩分的臉面。

只是她前世活到二十六歲，並不知這趙家有個女兒叫趙依依。

但此情此景，眼前的少女也不可能謊報身世，只可能是前世的趙依依，在這裡已經被人殺害了。

施凝安抬頭暗自打量這群匪類，並不像尋常攔路搶劫之人，倒像是訓練有素故意尾隨。而且顯然，他們已經殺了這姑娘的家眷僕從，卻又追上來，是要將這姑娘趕盡殺絕，所以，這是仇殺！

想到這裡，施凝安顧不得心軟，當務之急，是保住他們自己的性命更要緊。她奮力將腿抽出來，拱手對著為首的匪徒行禮，「各位好漢，我等只是路過賞花，打擾了，這便告辭。」

然後那群大漢怎麼可能這麼輕易放過他們？

「看了老子們做的事情，你們以為逃得掉嗎？」

說完便聞得一陣惡臭，原來是張嬤嬤嚇得尿了。

拎著她的匪徒嫌棄得很，將她一扔，摔在地上，摔了個四腳朝天。

張嬤嬤此刻哪裡還有半分掌事嬤嬤的威儀，連忙跪地求饒，「大爺饒命，大爺饒命啊，我是……」

施凝安見她危機時刻要自報家門，連忙出口阻止，只道：「各位好漢，我們是從鄉下過來的，也不知道什麼茂名趙家，今日之事，我們一定會守口如瓶，不會出去亂說的，還請好漢們高抬貴手，放我們一條生路。」

旁邊一個大漢聽了這話，摸摸下巴，眼中露出淫笑，走到大哥身邊，雖是小聲，但施凝安他們聽得一清二楚——

「大哥，這妞兒不錯，咱們做的既然是亡命的買賣，不如……」

為首的大漢一巴掌拍在他頭上，「色字頭上一把刀，你不要命，我們哥幾個還想要。這裡時不時有官兵巡視，快點全都解決了！」

施家有十來個護衛加僕從，但他們很顯然不是這群亡命之徒的對手，才一會兒，便敗下陣來。

淫笑的大漢聽了大哥的命令也不敢胡來，拿著刀上前，便要砍殺施凝安。

施凝安與祿兒抱在一起瑟瑟發抖，兩個弱女子打不過也跑不了，當真只能等死了。當下，施凝安在心中抱怨著，老天爺要她重生是要幹什麼，這才重生後的第一天，就要她的命？

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寒光一閃，淫笑大漢應聲倒地，四周一片寂靜。

施凝安這才鼓起勇氣抬起頭，只見一身著銀白服飾的少年站在面前，淡淡的看著匪徒方向。少年頭戴玉冠，身上的服飾一看便知不是普通人家能穿得起的。

他側對著她們，施凝安只看到他小半張臉，卻一眼便認出來，那是榮綏。

頓時她眼眶紅了，榮綏，與她不對盤十年的榮綏，可直到將死之時，她才知道榮綏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，甚至榮綏逃獄，大概是打算帶著她與鄧兒逃命的吧。

榮綏目光淡淡的，看著剩下的幾個匪徒，「光天化日之下，爾等竟做出這等惡事，看樣子是容不得你們了。」

幾個匪徒面面相覷，剛要動作，榮綏已經眼疾手快，握住其中一人的下巴，拿起劍一挑，他口裡的毒囊便被挑了出來。

這麼一會兒功夫，跟著榮綏前來的幾名侍衛已擒住其他匪徒，依樣畫葫蘆般將他們口中的毒囊剔了出來。

為首的匪徒暴怒喊著，「你是何人？」

榮綏輕輕一笑，「榮綏。」

幾個匪徒大驚失色，旋即頽敗不再反抗，心中明白，落到榮家人手中，便沒有逃

出生天或者自盡而亡的可能。

祿兒驚魂未定的起身，輕輕拍著施凝安的臉頰，「姑娘，姑娘醒醒，姑娘可是嚇壞了？」

那邊榮綏看也沒看她們一眼，逕自去處置那些匪徒，又安排人去林子裡處理其他被殺害之人。

趙依依已經爬起來，略略理了理身上的衣裳，緩步走到榮綏面前行禮，「多謝恩人相助之恩，我是茂名趙家趙依依，來日……」

榮綏也不曾看她，轉身便走。

旁邊與榮綏一起來的侍衛便笑起來，「姑娘，妳不曾聽過榮三爺的名頭嗎？他最不喜女人靠近。不過今日之事，是我們應當的，回頭自會安排人送妳回去。」

趙依依似不甘心，看了榮綏的背影一眼，低頭咬牙應了是。

榮綏自顧自擦拭好自己的劍，將劍放回劍鞘，對著手下們叮囑了幾句，便往自己的馬匹走去。

「表哥。」

榮綏愣了愣，回過頭，面上依舊是冷峻無情的模樣，只見不遠處剛才他從匪徒刀下救下的那名少女，許是這會兒才回過神，正盈盈笑著跑過來。

「表哥。」她又喊了聲。

榮綏皺眉問：「我？」

施凝安重重點點頭，「是呀，你不是說，你是榮家榮綏嗎？那就是我的表哥呀。」

表哥，我是凝安，施凝安。」

施凝安？榮綏上下打量她，撇去臉上還帶著的驚惶之色不提，面容確實與祖父書房裡的那幅姑母畫像有幾分相似。

施凝安歡喜的走過來，牽住榮綏的袖子，仰頭看著他，「表哥，想不到剛剛回來，就能見到你，我真高興。」

榮綏不自然的將自己的袖子扯了扯，卻沒能扯出來。他略略思索，算了，施凝安是姑母的女兒，祖父整天惦念著早亡的姑母，與這個自幼養在外頭的表妹。昨日大伯父還捉了大哥與他去訓話，說表妹將要回來，若是見著了，務必要多疼惜些。既然是表妹……榮綏深吸一口氣，勉強擠出一絲笑，「原來是凝安，妳回來了？」

施凝安點點頭，「是呀，我回來了。爹爹說想念我，讓人去南陵接我回來。」

榮綏下意識側頭去看施凝安的馬車，又看了看熙熙攘攘十幾號人。馬車是普通的青頂車，一個撐不住事的嬤嬤，一個年歲幼小的丫鬟，其他的是車夫護衛之類。再看看表妹身上穿的、頭上戴的，也都很普通。

不知怎的，他的腦海裡浮現出施家那位大小姐，出門必是前呼後擁，何曾這般寒磣過？

施凝安軟糯的聲音繼續響起，「表哥怎麼會在這裡？可要一起回京？」

榮綏這才回過神，「我有公務在身，妳放心，我會安排好人，護送妳回京的。」

施凝安笑咪咪的點頭，猶豫著又問：「表哥，以後我能去你家找你們玩嗎？」

榮綏又愣住了，對著表妹閃著光的雙眸，他忍不住心情好了起來，「過幾日是我

祖父的壽辰，妳自會見得到我們。」

施凝安露出驚愕之色，「是外祖父的壽辰嗎？可是我不知道，什麼準備都沒有呢。」榮綏抬起頭，看見表妹身邊的嬪嬪竟躲到馬車上去更換衣物，不禁眉頭皺了皺。自從姑母過世後，施家榮家一直不睦，但這次祖父的壽宴，因為記掛著施凝安，早早的遞了帖子去施家，而施家接了帖子，擺明了是要來的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竟然不曾告知表妹？

當下他對施家沒什麼好印象，但即使印象再不好，他也不會當著表妹的面說出來。待送施凝安上了馬車，榮綏轉身要走，一回頭，瞧見表妹正掀開車簾，笑咪咪的看著他。她的嘴角有兩個梨渦，笑起來還露出可愛的小虎牙。

這個妹妹還挺可愛的。

榮綏也淡淡浮出一絲笑容。

待他走遠，他身邊的侍衛走到車邊，吃驚的看著施凝安，「天啊，施姑娘，我可是第一回見著榮三爺對女人笑呢。」

施凝安狀似天真的問：「我表哥他不笑的嗎？」

侍衛愣怔地看著施凝安，心道：我滴個乖乖，這仙子一般的姑娘，看一眼就能讓人丟了魂，也就榮三爺定力十足，在她的笑顏下還能鎮定自若，若是一般男人……嘖嘖嘖。

施凝安放下車簾，又恢復了那副淡然的模樣。

一路上，張嬪嬪都沒有吱聲，她剛剛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前尿濕了褲子，真是丟死人了。當時還不覺得，如今絕處逢生活下來，就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。

偏偏小姐還好，直視前方沒出聲，但祿兒時不時往她身上瞟，讓她如坐針氈，只覺得祿兒是在嘲笑她。

施凝安往窗戶邊坐了坐，又挑開車簾問：「這位哥哥，請問我表哥他是在哪裡當值呀？」

騎在馬上的護衛一個激靈，連忙靠近了些，應聲道：「施姑娘，我們都是羽林衛，管的就是京城皇城。」

施凝安點點頭，擺出一副天真模樣，「你們好厲害，剛剛若不是你們，我真的就要沒命了呢。」

護衛帶著笑臉，「施姑娘莫怕，在太子殿下的帶領下，京城治安很好，今日之事是意外，姑娘受了意外之災，回頭大理寺審判出來，一定會給姑娘一個交代。」施凝安這才後怕的撫掌，「如此便好，如此便好。」

她是有意想要多與護衛套一套話，前世她出嫁前養在深閨，什麼都不懂，什麼也不知道。又因為聽得多的皆是榮家如何跋扈，仗著功名囂張殘暴之類的事情，令她厭極了榮家，對榮家的事情向來不樂意理會。

最後……最後決心收養祿兒，還是外祖父將死之時跪在地上求她……她真該死，讓病重患有腿疾的外祖父跪在地上，竟還覺得是自己仁善才肯幫忙。

現下不是後悔的時候。施凝安拉回思緒，端正了態度，既然不想榮家走前世的老路，她就得盡可能多知道一些事情。

張嬪嬪皺眉許久，開口勸了聲，「小姐這般掀開車簾與外男對話，著實不是淑女該做的行徑。」

她的聲音不小，外面那護衛面色一紅，連忙虛虛作揖，「是我的不是，叨擾姑娘了。」

施凝安放下車簾，冷冷的看了眼張嬪嬪，「我瞧著妳本事不大，規矩倒是挺多的。」張嬪嬪臉上帶著尷尬之色，但又覺得自己剛剛沒有做錯，便正色道：「小姐，奴婢是為了小姐好，京城裡的貴女，可無人敢這樣大剌剌跟外男說話，會辱了自己名聲的。」

前世施凝安倒是聽話得很，真以為京城跟南陵不一樣，是深受禮教約束的地方，男女七歲不同席。可後來才知，京城並非如此，男女間亦可正常交往，只要不是單獨見面，不是交往太親密便無事。

後來，她就是無意間被魏宏邈所救，還以為既然兩人有了身體的接觸，便得要嫁給他。

簡直可笑。

施凝安冷笑一聲，「按照張嬪嬪的意思，剛剛妳與那匪徒說了幾句話，便是於禮不合了吧。」

張嬪嬪此刻最怕的就是提起匪徒的事情，她頓時羞紅了臉，低著頭不敢再出聲。施凝安也沒再說話，兀自閉目養神去了。

不久，便到了施府大門，威風凜凜的兩頭石麒麟立在兩旁，而府門連個護院一類的人都沒有，守門的更是不見蹤影。

施凝安快要抵達京城的信，是早早就遞送到施府，今日在京郊受了驚嚇，羽林衛的人也早早來施府通傳過，可是這會兒，她那「慈愛」的父親、「良善」的後母與「溫柔」的姊姊，一個都沒有出來相迎。莫說他們沒出來，連施府的下人也沒一個出來。

瞧這模樣，倒像她是前來打秋風的。

張嬪嬪讓人去敲門遞話，又回來站在馬車邊上，要施凝安下車。

施凝安語氣淡淡的，「等有人相迎，再下車吧。」

沒一會兒，從側門出來一個容長臉的婦人，上前對張嬪嬪說：「小姐呢？」

張嬪嬪連忙又對著車上道：「小姐，夫人身邊的昌嬪嬪過來相迎了，且快些下車吧。」

昌嬪嬪皺眉，這小姐好大的架子，竟然一直待在車上不下來？

她忍了忍，見車上仍沒動靜，便催促著，「小姐且下車，隨奴婢進去。」

施凝安語氣依舊是淡淡的，「怎不開府門？」

昌嬪嬪面露輕蔑之色，話語卻是平和的，「小姐不知，府裡無大事，一般不開正門，都是從側門過的。」

前世施凝安信了這個鬼話，其實進出什麼的，她從來不拘泥走哪裡。只是她剛剛回府從側門進出的事情，被府中庶妹嘲笑多時，後來她才知道，許幼晴規定過，庶出子女不得走正門。

可笑的是，她堂堂施家大小姐，初次回家，竟被要求與庶出子女一樣走側門？

「妳的意思是，夫人進出都是走側門？雖然我是嫡出大小姐，今日又是頭一遭回來，但若是妳家夫人向來也是走側門，我便勉為其難，今日也走一走側門吧。」昌嬪嬪愣住了，自然不敢說謊，可又嚥不下這口氣，索性登上車掀開車簾，伸手去拉施凝安，「小姐莫要胡鬧了，夫人與大小姐都等著您呢，先回府要緊。」

「鬆手！」

凌厲的聲音嚇得昌嬪嬪抖了抖，下意識的鬆了手，看著面前的少女。雖是少女，可臉上端著嚴肅的神情，不怒自威。

她訥訥片刻，面前說道：「小姐，大門不是奴婢管的，這……時辰也不早了，不然……也不好叫夫人久候不是？」

「無妨，我在車裡，曬不著凍不著，妳開不了門，便讓能開的人來開。怎麼，妳身為夫人身邊的嬪嬪，這麼點事情還要我來教？」

昌嬪嬪面色難看，不好再說什麼，便回頭對著張嬪嬪使眼色。

張嬪嬪心裡本來就對施凝安有氣，這會兒自覺回了府，有夫人撐腰，哪裡還能像之前那樣受氣。

於是她陰陽怪氣的上前，「哎呀，小姐，咱們施府好歹是高門大戶，門前的人來來往往也不少，您這個樣子被人瞧見了，豈不是叫人看笑話？不然……」

施凝安輕笑一聲，「張嬪嬪說的也是，施家不讓我進，可真是笑話。祿兒，跟車夫說一聲，轉道去榮家吧。今日遇見表哥，表哥說了，若是住得不開心，只管往榮家去，榮家可是歡迎我的。」

張嬪嬪與昌嬪嬪皆大驚失色，她們是奉了夫人的命要刁難小姐，給這個鄉下妞一個下馬威，但若小姐真的住到榮家去，丟的還是施家的臉呀！

她們只能忍著氣，去尋了管家將大門打開，把施凝安迎了進去。

施凝安不算是第一次回施家，可是這一切看起來竟有些陌生。

前世她一年後就出嫁了，嫁人後連門都沒回，替魏家操持了十年。

那時候的她，從膽小懦弱慢慢長成了施清梅那樣的女人，她費勁多少心思才能在京城立足，才能在人前被規規矩矩稱一聲魏夫人。

魏夫人，施家的小姐，可從來沒人記得，她就是她，施凝安。

施凝安走到正院，許幼晴與施清梅母女坐在廳內等著，一直等她走進來，許幼晴才站起身迎上前。

「哎呀我的兒，這一路可辛苦妳了。」

許幼晴一把抱住施凝安，眼眶裡含著淚水。

前世，施凝安就是被這樣的眼淚給騙了，還以為許幼晴是真心疼她幼年失母，又早早的被姑祖母帶去南陵，因此這一聲「我的兒」，讓施凝安從此以後就喊許幼晴娘親了。

可若真的心疼她，不說去城門處等著，連府門也沒見她候著，反而還派了個不知所謂的嬪嬪去堵她。

施凝安任由許幼晴抱著，抬起眼打量後頭那個少女，施清梅。

自然是施清梅，從小端莊大方，十二歲作了一首詠梅的詩，被人誇讚其才貌雙全，成了京城第一才女。十五歲那年一曲古琴驚天地，連皇后娘娘都讚許她才華橫溢。這樣的施清梅，就算化成了灰，施凝安都會記得她。

施清梅也在打量施凝安，她早就聽娘親說過，施凝安的生母當年是如何貌美，豔絕京城。想來那樣美貌的女人，生出來的女兒也絕不會差。所以今日她特地隆重打扮過，便是想要一展風華，免得落得下風。

沒想到她這般濃妝豔抹，光是衣裳就換了四五套，居然還不如施凝安清水出芙蓉的那張臉。

施清梅心中的嫉妒快要藏不住了，她用力掐著手心，才讓自己不至於失態。她就知道，施凝安回來會搶她的風頭。

她是施家的繼女，不是父親親生的女兒。這麼多年，因為施凝安不在，她占了施凝安的位置，當了這麼多年施家的大小姐，如今她怎能不慌？

許幼晴不知女兒心中所想，她鬆開施凝安，憐愛的看著她，「可累了？」

施凝安木訥的點頭，又問：「妳是夫人？」

許幼晴面上有片刻崩潰，旋即笑起來，「妳這孩子，那般生分做什麼？我們是一家人，妳可以喊我……母親的。」

她原是想說，妳可以喊我一聲娘親，但看著施凝安疏離的神情，這話怎麼也說不出口。

施凝安聞言卻沒有乖乖的喊人，只是搖搖頭，「不了吧，妳沒生過我，也沒養過我，便不喊母親了。」

這般直白的駁回許幼晴的話，讓許幼晴險些開口斥責。

施清梅見狀，連忙上前笑道：「娘，妹妹才剛回來，您拉著她說這些做什麼？妹妹一定是疲累得很，不如先讓妹妹坐下來，好生歇歇用點熱食。」

施凝安依舊是那副木訥的樣子，抬眼問：「妳又是誰？」

施清梅一愣，去看施凝安身後的張嬤嬤。但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平日裡伶俐得很的張嬤嬤，此刻卻沒看她，兀自發呆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難道張嬤嬤沒有跟施凝安講家裡的事？

施清梅想著，便笑起來，「我是妳姊姊施清梅。」

「哦。」施凝安面無表情的應了，「原來是表姊。」

饒是施清梅一貫愛端著雲淡風輕的作態，這會兒也很有些忍不住，想要去撕爛施凝安的那張嘴。

施凝安面無表情，看了看那一桌子飯食，微微笑了笑，「飯就不用了，我路途疲累，今日又受了驚，實在沒心情用膳。我的院子在哪裡？先領我去歇歇。」

許幼晴慣會扮好人，若依著她平日的性子，定會好生勸勸施凝安，讓她多少吃些東西。可經過剛剛初次交手，她心裡有氣，哪怕飯菜裡頭動了手腳，她也不想給施凝安吃了。

她兀自想著，妳在鄉下住了十四年，這樣一桌子好東西，怕是見都不曾見過，今日就是妳想吃，我也不給妳吃。

她咬著牙，「好，凝安不舒服，那便不吃了。來，我帶妳去瞧瞧妳的院子。」臉上端的依舊是那副和藹可親的慈母模樣。

施清梅卻是氣得不行，施凝安擺出的這副樣子，就像她才是這裡的主人，而她們母女倆都低了她一等一般，怎不叫人生氣？

她往張嬤嬤那兒瞧了眼，見張嬤嬤微微點頭，當下便又對施凝安有了幾分輕蔑之心。

果然是鄉下來的丫頭，未曾見過世面，一些流民便嚇成這副樣子。

第三章 不委屈自己住破院

一行人走了小半個時辰，總算見著坐落在施家最南面的庭院。

施清梅見著院子，心情好了許久，衝著施凝安點點頭，「妳初來乍到，娘又聽聞妳喜靜，怕妳住不慣，便安排了這樣一處住所，清靜雅致……」

這是待客之道，她自認為扳回一局。

然而施凝安似壓根沒注意到一般，只淡淡的看了一眼那小小的庭院，皺眉打斷施清梅的話，「施府瞧著甚大，卻不甚好。曾家便是老宅，也講究坐北朝南，冬暖夏涼。」

許幼晴忍著心頭的不滿，「京城與南陵不一樣，講究的不是這些，來，凝安不是疲累了嗎？且快些進去，看看院子裡置辦得合不合心意。」

這個院子在施府的最南面，施家老夫人的院子則在最北面，前世她未曾出嫁的那一年算是吃盡了苦頭。祖母可從未曾管過她是不是住得太遠，只要晨昏定省稍稍遲了些，祖母便要斥責她不知規矩。

今生可不要再受那樣的鳥氣。

施凝安搖搖頭，「不必進去看了，這個院子我不喜歡。」

她想一想，又道：「對了，過來的路上，我瞧見一座院子很是好看，有一座三層閣樓，最是適合女兒家居住了，便讓我住那裡吧。」

一席話說得在場的人全愣住了，施清梅更是怒火中燒，她說的那三層樓閣的院子，當然是好看得緊，那是她施清梅的靜泊園，從八歲那年開始，父親便將靜泊園給她了。

靜泊園在施府的正中，最是華麗，景致也非常好，裡頭的古玩字畫，寶閣裝飾，皆是她一點一滴布置的。院子裡頭的樓閣假山，也都是她仿著古畫裡頭親自畫出來，又親自監督工匠，一日一日造出來的。

莫說整個施家，便是京城貴女當中，也沒幾個院子比得上她的靜泊園。

她常常邀請閨中密友過來小聚，哪一個不是誇讚靜泊園的雅致非凡，正襯她第一才女的身分。

施凝安一回來，就要搶她的院子？憑什麼？

許幼晴回過神，連忙笑道：「凝安眼光不錯，不過那是妳姊姊的院子……」

施凝安假做驚訝模樣，「原來如此，那自是不好一回來就占了她的地方，這樣吧，給我換一處，不比那院子差便行了。」

不能比靜泊園差？這是要她往哪裡去尋？整個京城，怕只有公主與幾個得寵郡主

的院子能比得上靜泊園的吧。

許幼晴乾笑兩聲，「施家也就這麼大的地兒，尋不到其他的地方……妳若是喜歡靜泊園，先且在這住上，回頭我尋了合適的工匠過來，將妳這院子建得與靜泊園一樣，可好？」

「不好。」施凝安毫不猶豫的拒絕，「怎麼說，我是施府嫡出的大小姐，妳總不能讓我住在這麼遠的地兒，住得還不如表姊吧。」

施清梅再也忍不住了，尖聲問：「施凝安妳什麼意思？我如今也是施家女，也是父親的女兒，妳……」

施凝安高昂著頭，挑了挑眉，這樣就沉不住氣了？還早著呢。

「可妳畢竟不是真的施家女，也不是父親的血脈呀。說起來……妳的名字也沒上我施家的族譜吧。」

施清梅氣得發抖，身分是她的硬傷。她原是彭家女，娘親原本是彭家婦，因著生父病亡，她們母女被彭家所不容，好不容易來到施家，投靠了姨祖母，那時候她才三個月大。

過了兩個月，施凝安的生母難產而亡，娘親使了渾身解數才當上施永堂的續弦。她當了施家這麼多年的女兒，可因著施家聲名不錯，彭家想要攀親不肯將她的戶帖放出來，致使她怎麼也不能成為真正的施家女。

施凝安見著施清梅被戳了痛腳的樣子，心裡一陣快意，這才剛剛開始呢！

她不耐煩看了一圈，「當初你們命人去接我，說我是施家嫡長女，及笄了便可歸家。如今我回來，竟給我安排住在這麼個偏僻的小地方，可見是沒真心拿我當施家嫡女看的。這地兒還不如曾家呢，祿兒，去撿兩件要緊的衣衫，隨我去榮家吧。」祿兒不甚伶俐，這會兒已經看明白了一夫人與大小姐，壓根不想姑娘回來呢。

她脆生生應了，「成，我這便去，一會兒瞧瞧榮家那邊，可住不住得。」

許幼晴嚇一大跳，她看了張嬤嬤的來信，還以為施凝安當真被曾家老夫人養得不諳世事，是個綿軟好拿捏的，哪知一回來，她給的下馬威施凝安竟是一個都沒接。但無論如何，絕不能讓施凝安住到榮家去，不然老爺的臉要往哪裡擋啊！

許幼晴咬咬牙，連忙勸道：「自個兒有家，哪裡有住到外祖家的理？外人瞧著，要說妳外祖跋扈，生生拘著不叫妳回家呢。」

施凝安皮笑肉不笑，「無妨，這麼多年，我不也一直住在外頭的嗎？」

許幼晴敗陣下來，「這樣吧，妳姊姊最疼妳，便與妳換一換院子……」

「娘！」施清梅急了，「憑什麼要我讓給她？靜泊園是我的，這個院子這麼破，我不要住！」

施凝安好整以暇的看著她倆，冷笑連連，「原來我堂堂施家嫡小姐只配住連表小姐都嫌棄的破院子。祿兒！」

祿兒立刻站出來，「姑娘，不必收拾了，奴婢今日瞧著那位榮家三爺很是和善，想來榮家上下全是極好的人家，定不會虧待姑娘的。」

許幼晴狠狠的瞪了女兒一眼，「凝安，妳姊姊是一時口誤，這院子……自然不是破院子，因著妳要回來，妳姊姊花了不少心思，裡頭都是……」

施凝安不想聽她多說廢話，「成吧，那我現在是住在哪裡？」

許幼晴打發施清梅的嬪嬪，去靜泊園將女兒的貼身東西清理出來，又讓自己的嬪嬪帶著施凝安住進去。

她是一刻都不想見到施凝安了。

待回了主院，施清梅再也忍不住，「哇」的哭出了聲。

許幼晴按著她的手，眼眶紅了，「清梅，莫要哭了，都是娘不好，若娘有本事，就不會讓妳受這樣的委屈了。」

施清梅搖搖頭，「怎麼能怪娘，是我命不好，若我有施凝安這樣的好命，又哪裡需要費這樣大的力氣……可是娘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這麼多年我苦心經營的東西，她一回來，我就要拱手讓給她嗎？」

許幼晴抱著她，「不會的，我一定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的。清梅，妳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她施凝安是個鄉下野丫頭，當年我能想法子讓她走，如今就有法子能治她。」

施清梅軟軟綿綿倚在母親懷裡，「那靜泊園，就當真給她了嗎？」

許幼晴咬著牙，「給她？她配嗎？妳放心，等妳父親回來……她這樣的性子，只會叫妳父親更厭惡她。」

這麼一番勸慰，施清梅總算平復了心情。

許幼晴連忙喊來張嬪嬪，厲聲喝問：「怎麼回事？來信不是說她天真單純的嗎？還說什麼很相信妳，很相信施家？」

張嬪嬪內心叫苦不迭，原本的小姐的確是如此，也不知近日為何突然轉了性子。可若這般說出來，夫人定要認為是她不得力的緣故。

她心中一轉，連忙說著，「夫人，是這樣啊，小姐在曾家很受疼寵，被慣得有些無法無天……」

許幼晴微微蹙眉，「是這樣嗎？不是說曾家老夫人最是知書達禮，怎麼會將施凝安慣成這個樣子？」

她身邊的嬪嬪姓昌，便是今日去迎接施凝安的婦人。昌嬪嬪聽到這裡，連忙低聲道：「夫人，有些人就是這樣，隔著輩分且不說，施家畢竟比曾家要富貴得多，他們家為了攀高枝，多多疼寵施家姑娘，也是正常的。」

許幼晴深以為然，「曾家從前還是清流一派呢，我呸！這些年我想方設法不讓老爺送銀錢去曾家，原以為曾家對施凝安沒什麼好臉，沒想到他們為了攀附施家，這種賠本的事情也肯做，還將施凝安當成寶。也不一定就是曾老夫人的錯，施凝安她娘不也一樣囂張，這是娘胎裡帶出來的討嫌性子。」

張嬪嬪聽夫人不怪罪，略微鬆了口氣，又道：「而且本來還好好的，雖說驕縱些，但還算好，聽奴婢說起夫人大小姐，都是高高興興的，很是歡喜模樣。今日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，見過那榮家三爺之後，小姐就……似變了個人，整個人趾高氣揚起來……」

許幼晴皺眉頭，「不是說，那榮綏是路過，並不是特意去的嗎？」

張嬪嬪連連點頭，「正是如此，小姐本來還好好的，聽得榮家三爺的名諱，這才

上前去，一口一個表哥的認親呢。」

施清梅扯了一把絹子冷笑著，「原來也是個見了男人就走不動道的，好不要臉。」張嬪嬪繼續告狀，「本來奴婢費了心思，與小姐講述一番榮家的事蹟，小姐原也是厭惡非凡，怎奈今日……唉，夫人，這話不該是奴婢亂嚼舌根，奈何奴婢實在是看不過去呀。今日小姐見過榮家三爺，臉兒都紅透了，期期艾艾拉著就不鬆手，待那榮三爺走後，小姐還掀開車簾，一直問羽林衛關於榮三爺的事情呢。」

許幼晴不耐煩擺擺手，「這般丟人，她這樣貼上去，妳作為她的教養嬪嬪，便不約束著？」

張嬪嬪長長歎了口氣，「夫人您有所不知，本來小姐還尊重我的，今日許是聽我勸得多了不耐煩，狠狠的斥了我一通，還說什麼，不可與外男說話，那妳今日與那匪徒說過話的，豈不是該自盡才是……」

一席話說得張嬪嬪淚流滿面，而許幼晴已經氣得七竅生煙了。

偏偏昌嬪嬪也在一旁加油添油醋，「不錯，夫人可沒見著今日在門外，小姐是怎樣趾高氣揚，絲毫不看不起奴婢。奴婢好歹是夫人身邊的掌事嬪嬪，尋常誰不給幾分面子？夫人啊，奴婢沒顏面事小，可小姐這般，分明是不將夫人您放在眼裡呀！」

許幼晴深吸一口氣，冷冷的說：「這般沒臉沒皮，果真是將她娘的那些不知羞恥的作風學得透透的。來日方長，如今施府的主母是我，我又怎會叫她如意呢？」施清梅也慢慢冷靜下來，又恢復她端莊高貴的模樣。

折騰了一天，施凝安的精神有些不濟，可囑祿兒到了時辰喚她，也沒叫嚷著洗漱，埋頭便睡，睡得天昏地暗，直到夜幕祿兒喊了好幾次，她才醒。

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祿兒回答，「酉時中，姑娘還累嗎？我……奴婢本來想去問問膳食，又怕姑娘還想接著睡。」

施凝安搖搖頭，「不必睡了，替我梳洗一下，該去正院了。」

祿兒頓了頓，「張嬪嬪回來傳話，夫人說姑娘您路途疲累，而且今日老爺公務繁重，怕是得要漏夜才歸，讓您今日莫要去請安了。」

不去請安？然後一覺睡到第二日再去，恰逢父親有東西落下歸家，心情最是不好的時候，初初見著她沒個好臉色，還狠狠的斥責她一通。

這就是前世父女相見的第一面。

施凝安對施永堂這個父親沒有一絲一毫的好感，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道理，她還是很懂的。畢竟如今她是施家女，施永堂是一家之主，她能做的，就是儘量讓自己在施家生活得更順意些。

而此刻正院偏廳裡頭，施永堂皺著眉急匆匆趕回家，就著夫人的手脫了外氅，飲了一大口水方鬆了口氣。

「凝安回來了？」

許幼晴低眉順眼，「已經回來了。」

施永堂心情不大好，「妳看看妳做的事情，也不多派幾個人，叫凝安差點出事。」

許幼晴不應聲，面上帶著委屈神色。

施永堂煩躁的走了一圈，「有沒有問過凝安，她對榮綏的看法？」

許幼晴欲言又止，頓了頓才道：「嗯，女兒家嘛，遇著這種英雄救美的事情，大抵都有些開懷的。」

施永堂深吸一口氣，無奈的坐在桌前，「早知道，便安排魏家來一齣這樣的事情，也好叫宏邈早早的與凝安打個照面。」

許幼晴連忙問：「老爺，您莫要怪我說話不好聽，我也實在是為難，聽張嬪嬪的意思，凝安那丫頭許是被姑母慣得有些過分，本來還肯安分些，見過榮綏之後，就……」

施永堂眉毛豎起來，「見過榮綏就怎麼樣？」

許幼晴聲音更小了，「今日，她嫌棄家裡頭這裡不好，那裡不適，總是鬧著要住到榮家去。」

施永堂一掌拍在紅木桌上，很是憤恨，「她想要去榮家！她可記得是我施家女，一回來就給我整這樣的事情！」

許幼晴上前去給他順氣，依舊是低眉順眼的模樣，「老爺可莫要惱了，孩子畢竟還小……」

「還小？都及笄了還小？清梅也不過大她半歲，可曾見過這般輕浮無禮？」

許幼晴內心暗喜，眉眼不動聲色，微歎一口氣，「慢慢來，依我的看法，不然明日選兩個教養嬪嬪好生教一教，慢慢的也就懂京城的規矩了。」

施永堂想了想，覺得有理，又飲了口茶點點頭，複又將茶杯扔在桌上，不悅道：「這是教養的事情嗎？骨子裡帶出來的跋扈，他們榮家向來如此。我姑母是何等端莊之人，當初若非是姑母，我也不會將她一個剋父剋母的不祥之人留下來！」許幼晴徹底不做聲了。

施永堂又端著茶杯喝茶，慢慢冷靜下來，又吩咐，「等閒莫要讓她出門，也儘量不要讓她與榮家人接觸。」

許幼晴點點頭，「過幾日便是鎮國公的壽辰，不去也不成。我本來是讓張嬪嬪在她身邊說說榮家那些『事蹟』，奈何張嬪嬪……」

施永堂不等她解釋，「無用，根子是壞的，怎麼做都無用，回頭還以為我們不叫她攀附榮家，是苛待她呢。」

許幼晴聽到這裡，便也做出一副惆悵的樣子。

施永堂抬頭看了看，「還是儘早讓她見見宏邈，回頭我也與宏邈說說，讓宏邈依著她的性子哄著，總會好的。」

許幼晴狀似猶豫許久才勉強又道：「還有個事情，大概需得老爺出面才行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許幼晴期期艾艾，「她說我不曾生養過她，不配做她的母親。」

施永堂勃然大怒，「她竟敢這麼說？誰給她的狗膽！妳是當家夫人，她是施家女，

必得恭恭敬敬喊妳一聲母親的。」

就在這時，門口傳來施清梅的聲音，施永堂才勉強閉了嘴。

施清梅最會察言觀色，見著父親像是怒了的模樣，便微笑著上前，拿出手裡的畫卷遞上去，「父親，我先來無事作了一幅畫，還請父親指點一二。」

施永堂臉色稍霽，他是文臣，畫得一手好畫，又寫得一手好字，最喜歡的事情，便是看後輩的字畫。施清梅雖不是親生的，但著實得了他的真傳，畫技在貴女裡頭，當真是佼佼者。

他看了看畫，是一幅美人圖，整體看下來很是不錯，施永堂指著眉眼處，「這裡是什麼時候畫的？」

施清梅斂眉，「前幾日小姊妹相約，便作了這幅美人圖，不過因著這幾日雜事多，靜下心來作畫的時辰不太夠。今日有些浮躁，原該是畫龍點睛之筆，被我畫失敗了。」

施永堂頷首笑起來，「妳的造詣頗有進益，這裡並不差，只是妳原該不止畫成這樣的，倒是可惜了。」

他摩挲畫作好一會兒，抬頭看了看施清梅，見她眼下有些哭過的痕跡，還有些浮腫憔悴之感。他視清梅為親生女兒，知她最是文靜賢淑，剛剛夫人所說，施凝安的那些舉措，對當家夫人尚且如此，更何況是清梅這個大小姐了。

施清梅低眉淺笑，「父親說得是，回頭我再作一幅吧。」

施永堂問：「今日，妳受委屈了？」

施清梅搖搖頭，「父親這是哪裡的話，我能留在施家做女兒，父親待我慈愛，我已感激不盡，又怎麼會覺得委屈？一個院子而已，妹妹喜歡，讓與她便是。」

施永堂微愕，「院子，什麼院子？」

施清梅詫異的看了看娘親，這才回頭又看著施永堂，微笑起來，「原來父親並不知，其實也無事，靜泊園頗有含蓄，莫說妹妹喜歡，前次柔淑郡主過來，也說恨不能將靜泊園搬去王府呢。」

她語氣輕鬆，可越是這樣，施永堂越是勃然大怒，「靜泊園，妳將靜泊園讓給施凝安？靜泊兩個字，取寧靜淡泊之意，是我嘉許妳，特意替妳賜的院名，她怎配得上靜泊二字？」

施清梅上前去挽住施永堂的胳膊，「父親快快莫要說這誅心之語，若妹妹聽了豈不是要傷心？妹妹長在南陵那等鄉下地兒，好不容易回來，我自是樂意什麼都緊著她。只是這靜泊園是父親題的字，我當然捨不得，回頭便與妹妹商議，將這匾額還給我便罷。」

施永堂愛憐撫著施清梅的頭髮，「清梅才是我心中的掌上明珠。」

正在這時，外頭傳來嬌嬌的聲音，緊接著是一個少女嬌嬌俏俏的喊聲。

「可是，外頭小廝說，爹爹已經回來了呀，妳作何要這般阻攔，不許我見爹爹呢？」緊接著，只見一名穿著淺藍衣衫，紮著雙丫髻的小姑娘，風風火火的跑進來，這才頓住腳，歪著頭打量屋裡人。

施凝安面上一片嬌憨之色，她認識施永堂，故意裝作天真爛漫不認得，也不是什

麼難事。她眼裡有驚喜，更多的是羞怯害怕。

她怯怯問了聲，「您……是我爹爹嗎？」

柔柔的聲音，並不似施永堂以為的那樣跋扈囂張。少女的面龐，讓他憶起從前那張面龐，果真是她的女兒，與她長得那般相似。

施凝安見施永堂在發愣，彎了彎眉眼，清脆的聲音又喊了聲，「爹爹，我是凝安。」爹爹。施永堂想起姑母過來要帶走凝安的時候，凝安尚還不足一歲。小小的稚嫩的女兒，許是出生就沒了娘，天生膽小害怕，日夜啼哭，只有他抱著，她才能乖乖的倚在他懷中安眠。

那時候他雖嘴裡說著煩，心裡卻極是歡喜，那是他的第一個孩兒，萬般依賴他的第一個孩兒。他日日趕回家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淨了手抱著哄著她。

姑母將她抱走的時候，她原本已經睡著，可才要上馬車，她又啼哭起來。還不會說話的嬰孩衝著他舉起雙手，淒淒慘慘的第一次喊出，「爹爹，爹爹抱……」

施永堂的心軟了一半，原本的怒氣，也散了一半。

時隔十四年，他的女兒長大了。

施永堂走上前，伸手摸了摸施凝安的頭髮，「凝安回來了？」

施凝安昂起臉，一副小女兒天真的模樣，眼睛裡頭帶著激動還有一絲羞怯，更多的，是孺慕之思。

原本輕快的語氣全化作一絲嗚咽，「爹爹，女兒好想您。」

她滿足的牽起施永堂的袖子，臉上的笑意藏也藏不住，有些傻，更多的是可愛惹人憐的模樣。

「爹爹，夫人原說您近日公務忙，需得晚歸，讓我莫要等呢。可我剛剛回來，自然是要先見著爹爹才好的。」

許幼晴心中咯噔一下，連忙堆著笑，「我是瞧著妳精神不好，才……想讓妳多歇歇……」

精神頭的確不大好，眼下的烏青還很明顯，長途跋涉，上午還受了驚。施永堂抬眼看了許幼晴一眼，目光中帶著一絲不悅。

許幼晴心中憤恨，卻知道施凝安這樣四兩撥千斤，在施永堂看來，就是她太過斤斤計較，孩子一回來，她就忙不迭的告狀了。

可她怎麼也沒想到，這小丫頭當著她和清梅是一個樣兒，當著老爺的面又是另一個樣子。

施凝安彷彿沒聽到許幼晴的話，兀自盯著施永堂發呆，時不時還發笑，惹得施永堂也好奇起來。

「凝安這般盯著爹爹，是做什麼？」

施永堂是文人，對家中幾個子女一向嚴格，不管是疼愛的施清梅，還是嫡子施靜遠，他都是十分嚴格的，向來他們對他也是喊父親，而不敢喊爹爹。

但今日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，見著施凝安，就忍不住覺得，孩子就該喊他一聲爹爹。

施凝安傻裡傻氣的撓撓頭，乾笑著，「凝安是……總是害怕，若不多看看，怕一

會兒，這就變成一場夢，凝安又回到姑祖母家裡頭了。」

施永堂雖然喜歡施凝安，但憶起高僧的批命，他眼中的歡喜之色淡了幾分，笑容也不如先前溫和，「凝安莫怕，從前是沒法子，如今妳長大了，該是回來住的時候了。」

高僧批命，說施凝安乃剋父剋母之命，需得遠遠的打發了，等到及笄之時方可回府。但施永堂接她回來，並不是因為她及笄了，而是給她安排了將來的方向罷了。施凝安心裡清楚得很，面上不顯，依舊傻笑著，便不再主動開口。

施永堂問了問關於施凝安在曾家的事情，曾家待她可好之類。

其實從八歲那年起，施家就彷彿忘了施凝安這個人，每年只礙著親戚關係，送些年節之禮，再不曾將她的吃穿用度一類算在裡面。

施凝安未提其他的話，只點頭應了。「曾家待我同旁的姊妹沒什麼不一樣，表姊時常還說，姑祖母待我比待她還好呢。不過，兄弟姊妹們待我都很好，哥哥們教我識藥材，看藥方，姊姊們教我紡紗織布。

「姑祖母原本不樂意我學這些，她說我是京城裡的小姐，用不上。後來……」

施凝安抬起頭，露出甜甜的笑容，「也有村裡的壞孩子說爹爹不要我了，我從前還哭過鼻子呢，不過爹爹這不就把我接回來了嗎？」

施永堂頓時湧出愧疚之心，伸手撫摸她的頭，「爹爹從前是不得已，不過妳瞧，妳一及笄，我便讓人去將妳接回來了。」

施凝安重重的點頭，複又小心翼翼看了眼許幼晴，小聲問：「爹爹，夫人說您不講究晨昏定省，那我不能來給您請安了嗎？」

許幼晴氣個倒仰。這個小丫頭還學會告狀了？她倒要看看能怎麼告狀。施永堂不喜歡人打擾，除了施清梅偶爾晨昏定省之外，就是還在學堂上的施靜遠能時不時見著父親。她說不必晨昏定省，又不是作假。

施永堂心裡有些計較，女孩子的心思他看出來，但也不在意，「晨起就不必了，我大小朝會得早早起來，不然也是要早起去部裡，妳還小，不必這般折騰。不過晚上妳若是想見我，只管來便是，我用過晚膳，一般都在外書房。」

施凝安眼睛一亮，歡喜問：「所以，我晚上可以去外書房陪您嗎？」

她見施永堂望過來，聲音小了些，舉起手，「我保證不會打擾爹爹的，我很乖，會寫字，還會看書，不會吵到爹爹的。」

這般小心翼翼的模樣，更加取悅了施永堂。

這個孩子，離開他太久，心裡有孺慕之思是正常的，他又如何會不應？

「那是自然。」

施凝安撫掌笑起來，「太好了，往後我可以日日見著爹爹。爹爹可不知，他們總是嘲笑我，說我無父無母，我娘過世的早，但明明我是有爹爹的嘛！」

她鼓著嘴，眼裡有星星。

施凝安想了想，又問：「那爹爹呢？爹爹想我的時候，會去看我嗎？我住在靜泊園，就那個院子，很近呢。」

施永堂的臉慢慢地沉下來，認真的看了看施凝安，又看看一旁的施清梅，清了清

嗓子，「靜泊園？那不是妳姊姊的院子嗎？」

施凝安臉上的雀躍之色盡數褪去，只剩下惶恐不安，慌張不已問：「我……我不能住在靜泊園嗎？」

施永堂覺得是自己太過嚴厲，嚇著這個剛回來的女兒了，連忙緩和神情笑道：「不是，只是夫人給妳備了院子，妳為何要住妳姊姊那兒？夫人給妳的院子，妳不喜歡？」

施凝安半低著頭，眼巴巴看著施永堂點點頭，「我不喜歡。是最南邊的那個小院子，特別遠，離哪裡都遠，正門，內門，正院，主院，都很遠。我若是要見爹爹一回，得走小半個時辰才能見得到……我不喜歡那裡。」

她昂起頭，依舊是小心翼翼的模樣，「靜泊園就好，離哪裡都近，夫人與表姊也說了，讓給我住的呀。」

施永堂聽到這裡，哪裡還不明白，這是許幼晴故意的，故意要將施凝安安排得那樣遠。偏偏施凝安這孩子看著乖巧，實際上卻是個倔強的，一來二去就鬧起來了。難怪她不肯喊母親，只喊夫人。不愧是他的女兒，有骨氣。

許幼晴半張著嘴，支支吾吾說著，「不是，我是看凝安鄉下過來，想著她該是喜歡清靜，這才安排……」

施凝安眼裡湧出淚花，一閃一閃的好不委屈，「我是鄉下來的，所以只配住最差的院子嗎？靜泊園是好的，可是我也是施家女，難道住不得嗎？」

再怎麼說是他的女兒，不能受委屈，施永堂冷冷看了眼許幼晴，「怎麼會，凝安是我的女兒，自然該住最好的。靜泊園最好，妳既然喜歡，那便是妳的。」

施清梅倒吸一口涼氣，也顧不上其他的，滿臉委屈的看著施永堂，「父親……」

施永堂警告的看了眼許幼晴，他存了打壓許幼晴的心思，自是不會顧忌施清梅的心思。

「爹爹真好！」施凝安甜甜的笑起來，複又想到什麼，嘟囔著，「不能露齒笑，京城的規矩真多。」

施永堂見著女兒這副樣子，忍不住哈哈笑起來，「怎麼，妳才來，就知道京城的規矩多了？」

施凝安嘟著嘴點點頭，「一路上張嬤嬤都跟我說了許久，說表姊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讓我多與表姊學。可是爹爹，我生在南陵長在鄉下藥山旁，這表姊的作態，我學起來，豈不是東施效顰嗎？」

施永堂摸著她的頭，「慢慢來，妳是京城施家女，總不能出去叫人貽笑大方，丟了施家人的臉吧。」

施凝安這才不情不願點頭，「好吧，既然我想陪在爹爹身邊，那一定是不能丟爹爹臉的。」

她抬起頭看向許幼晴，「不過夫人給我的那個嬤嬤，實在不行，還不如姑祖母跟前的嬤嬤呢，夫人給我換一個吧。」